

重返孩子的世界

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主编 许宁 副主编 冯静 刘冬梅

春风文艺出版社



重返孩子的世界

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主编 许宁
副主编 冯静 刘冬梅

春风文艺出版社

©许宁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孩子的世界: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许宁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13-3364-7

I. 重… II. 许… III. 儿童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当代 IV. 1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6960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285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xiaobuhul998@sina.com

印刷 铁岭财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单瑛琪 崔丹

整体设计 冯少玲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1 插页 2

书 号 ISBN 978-7-5313-3364-7

责任校对 吴名

字 数 300千字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定 价 25.00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杰出作家研究的“辽宁”文本

王泉根

为《重返孩子的世界：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作序，于我是一件愉快的事。

薛涛的名字与唐代女诗人薛涛相同，成都望江楼公园至今还有相传薛涛汲水制作诗笺的“薛涛井”。因此关联，有人便误为薛涛是一位女作家（我曾在《中国图书评论》上见到有文章把薛涛归为女作家门下）。其实，当代薛涛是一位浓眉大眼、长得棱角分明的东北男子。与薛涛相遇几乎全是在会议上，私下交谈不多。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会议：一次是在2005年5月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原创儿童文学研讨会。薛涛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力倡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文化精神，对时下某些儿童文学评论一味鼓吹“一切都是西方好”提出质疑，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再一次是2006年12月6日，在北师大文学院励耘学术报告厅与我的研究生进行座谈，薛涛讲得最多的是生命意识与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一位正在走红的年轻作家，面对红尘滚滚的语境，不谈青春、时尚、外国，却大谈民族文化、生命意识，似乎有点“另类”。——这就是薛涛，本色的薛涛，薛涛的本色，一位有着自己坚执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的作

家的本真颜色。

从代际关系考量,薛涛属于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作家”的观念:“综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代规范与审美嬗变,我们大致可以将儿童文学作家分为五代。第一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启蒙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等。第一代主要是开创之功、奠基之功,而且一开局就是大手笔。第二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环境中革命和救亡一代,代表人物有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贺宜等,他们用文学直接切入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革命救亡等时代命题。第三代是共和国‘十七年’运动语境中的一代,代表人物有金近、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洪汛涛、鲁兵、任溶溶以及柯岩、孙幼军、金波等。他们创造了当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生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在文学配合‘中心’、‘运动’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着痛苦的探索与民族化追求。第四代是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沈石溪、黄蓓佳、班马、董宏猷、周锐、冰波、郑春华等。他们的特殊人生经历铸就了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品格的执著坚守。无论是‘追求永恒’还是‘感动当下’,他们都在努力地践行着用文学塑造未来民族性格、打造少年儿童良好的人性基础。第五代作家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名,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创造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群体。”与前几代作家相比,第五代作家具有明显的年龄优势(多为70后)、知识优势(多为高学历)、信息优势(网络写作)与创作自由度(如“自由撰稿人”)。但同时也“容易滑向市场化的写作,容易浮躁,缺乏精雕细刻,因而和80年代那种具有使命意识的写作有一定的距离”。我关于“五代作家”的观点引起儿童文学界的热烈反响,我对“第五代”作家的批评似乎也产生了一些作用。第五代是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希望与未来生力军。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第五代,无疑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尤其是对第五代中的代表性人物的批评和研究。

东北的薛涛正是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杰出代表。说薛涛

是“代表”，这不仅因为他是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世纪长城”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入选作家中年龄最小的“70后”，是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更是因为他本身的创作成就及其作品内涵的深刻度与想象的广阔度。薛涛属于“70后”，但其创作早在90年代初就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关注，他那篇描写农村孩子溺水悲剧，亡者父亲最终化报复为宽容的小说《河澡》，由《儿童文学选刊》1995年第1期选载，这篇小说的思想深度与短篇艺术的精巧结构，使儿童文学界对薛涛产生了兴趣与期待；同时，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薛涛未来创作的指向与追求。以我之见，薛涛文学创作的特点集中在以下数端：

以小说为主攻目标。薛涛写小说，也写童话、散文、诗歌，甚至写评论，其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如长篇童话《在魔镇度假》，获冰心奖的组诗《小猪的诗意冬天》）。他的创作激情如井喷一般高涨，但始终将主攻目标锁定在小说上，已经出版10余种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作家应有一种主打的“看家艺术”，这是艺术成熟的标尺。

以现实主义为审美旗帜。薛涛的小说既有现实主义题材，也有纯粹沉浸于幻想王国的浪漫演绎（如《鸟孩子》），甚至是古老神话的现代抒写（如《夸父与小菊仙》等“山海经新传说”三部曲），但他写得最成熟、最成功、最能体现出他对小说审美追求与艺术功力的还是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白鸟》等，前者曾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02年）。

以脚下的东北黑土地为创作资源。品读薛涛的小说，有一股凌厉的东北风扑面而来。薛涛深爱他脚下东北这块黑土地，自觉地汲取着东北地域文化的营养，奔腾的辽河，渤海湾的城市季风，黑土地上的乡村风情、民俗细节，深深地植入薛涛的小说之中并进而内化为小说的独特风格。

以诗性为最高的艺术指向。小说中的“诗性”，既是指作品内在的思想、哲理、精神、格调，也包括作为“艺术品”的想象、结构、语言、意境。作为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童心、诗心与慧心是建构小说“诗

性”的精神基础。薛涛的小说,让人感受到“诗性”的高度与舒适度。薛涛小说的出现与存在,有力而有效地纠正了“第五代”作家群的某种轻与浮,使第五代的文学有了阳刚、力量、思想、硬度与深刻性,促使评论界对“第五代”刮目相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薛涛的创作承袭了“第四代”作家的文化担当意识与审美承诺,是“第五代”作家中具有“思想”与“品质”的行动者。薛涛笔下的文学世界具有某种典型性,这既是解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东北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极佳文本,更是解读“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因而研究薛涛,已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必须面对的课题。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许宁所长慧眼独具,敏锐地捕捉到薛涛研究对于辽宁当代文学、东北地域文学以及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意义,精心主编了这部《重返孩子的世界: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这部内容丰富、形式别致的专论,集中体现了近十多年来儿童文学界尤其是辽宁文学界对薛涛研究的思维性成果,既有薛涛创作的整体透视与评价,也有对作家具体文本的精读与赏析,同时还有深度访谈以及作家创作年表等。本书的出版,对于薛涛研究、辽宁当代作家研究、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研究,都有着积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薛涛是幸运的。薛涛生活在辽宁,辽宁对儿童文学显示出格外的重视与扶植。辽宁省委书记曾亲笔致信祝贺薛涛作品获奖,辽宁儿童文学界有一位母亲般呵护和关心作家队伍的赵郁秀女士。如今辽宁省文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又专门为薛涛主编了这部研究著作。薛涛生活在东北的黑土地,那是一片厚重的土地,是产生小说家的地方。薛涛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新世纪,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当代儿童文学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鸟和鸣、百家竞秀的文学的春季。

祝贺薛涛,祝贺《重返孩子的世界: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的出版。祝愿薛涛和辽宁的儿童文学更上层楼,再创佳绩。

2008年9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杰出作家研究的“辽宁” 文本	王泉根
----------------------------------	-----

第一章 诗意与理想的坚守

第一节 人类精神“还乡”的期盼	001
第二节 理想情怀和诗性精神探寻	021
第三节 在诗与思中的寻找与开拓	027
第四节 肉身的哪吒：自然与成长	033

第二章 艺术与审美的创造

第一节 执著而自信的艺术探索	042
第二节 从容而精致的叙事风格	052
第三节 儿童文学的“立体文本观” ...	057
第四节 祝福孩子们的精灵	065

第三章 小说文体性的探索

第一节 如此探索下的文本写作	075
第二节 内容形式的相互依存与发明 ...	080
第三节 《蓬镇故事碎片》阅读札记	088
第四节 一次艰难的“牵引”	093
第五节 换一种视角谈“碎片”	102

第四章 “民族想象之路”的探寻

第一节 儿童幻想文学的魅力	109
第二节 重构民族文化身份	116
第三节 寻找中国本土的幻想文学	130
第四节 神话精神的复活	136
第五节 远古追寻与现代思考	140

第五章 “文化性格意识”的苏醒

第一节 重现的神话	146
第二节 远古神话的童真表情	152
第三节 流光飞舞中的俄耳甫斯	155

第四节 走进诗意的梦想世界	160
第五节 乘着幻想的翅膀飞翔	163
第六章 小说守望意识的建构	
第一节 薛涛少年小说艺术之核	166
第二节 文学守望的具体展现	171
第三节 守望意识的基础层面	180
第四节 守望意识的衍生层面	190
第五节 守望意识的新生形态	202
第七章 小说作品研究	
第一节 《黄纱巾》的艺术世界	221
第二节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赏析	225
第三节 《精灵闪现》的文本意识	232
第四节 《正午的植物园》面面观	236
第五节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与弱势儿童	247
第六节 《钟声不止》解析	255
第八章 散文作品简论	
第一节 诗意的美文创作	264
第二节 无行的林子有行的美	268
第三节 秋虫的灵与美	270
第九章 童话作品解析	
第一节 他用所有报答爱	272
第二节 就为那圣洁的爱	276
第三节 一个爱的寓言	280
第四节 生命如此美丽	283
附录	
一、薛涛访谈录	287
二、薛涛年表	310
三、薛涛获奖档案及主要作品年表	316
四、薛涛文学作品精选	319
后记	344

第一章

诗意与理想的坚守

第一节

人类精神“还乡”的期盼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阅读薛涛的那些新篇旧作，心里是温暖的。文学或许就是需要给人一种温暖的力量。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童话、散文，还是诗歌，总是笼罩着一种让人着迷的意绪和温暖氛围：淡淡地忧伤，轻轻地别离，优雅瑰丽地叙述，惊异曲折的故事情节，孤独的情绪，自由地出入于各种生命形式的能力，以及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生命意识……这一切是如此的让人不忍释卷，回味悠长。这或许就是诗意吧！记得彭懿在《儿童文学五人谈》中这样说：“诗意不应该仅仅是沉重，应该弥漫着一种娓娓道来的温馨，你读完一部诗意洋溢的作品，眼睛应该是湿湿的，心里应该是暖暖的，有一种这个世界真是美好的感觉。”^①的确，我在薛涛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样的诗意，很温馨、很感动、很温暖……但在这次的阅读中，除了久违的诗意，我的脑海中还不断闪现着“人类”、“精神”、“家园”这样的词汇。而且，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感觉：薛涛像是躲在作品的背后，用他那双真诚的眼睛温暖地凝望着读者——包括那些大读者和那些小读者，期待他们在经历了一次

次的灵魂的洗礼之后，精神踏上“还乡”的路，而这时，他的嘴角会扬起微微的笑意……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薛涛在他的越来越成熟的创作中，让我们一点点看到他走向经典，走向永恒的努力。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安徒生、米切尔·恩德、宫泽贤治、林格伦等大师的面影。这些举世瞩目的儿童文学大家，他们或许正是在“整个人类精神”这个层面的开拓上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认可。他们又何尝不是在构建理想中的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看，薛涛作品中呈现的在精神上“形而上”的追求（有人将此解释为“守望意识”），以及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读者精神“还乡”的温暖期盼，都是如此值得重新思考。因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薛涛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并由此重新梳理我对儿童文学的认识。

一、成人与儿童：不再冲突的人生两极

其实，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儿童混沌初开，蒙昧无知，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给儿童看的书就应该是简单而快乐的，不应该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一旦有作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触及了某些深刻的思想，沉重的话题，就被认为是“成人化”。于是诚惶诚恐，大加鞭挞。殊不知，这种看法是将儿童与成人放在人生对立的两极，人为地割裂成人与儿童的联系。这种做法和把儿童当做“成人”的预备、“小人”同样可怕。前者是人为地把儿童世界想象成无忧无虑的天国，而后者则是压抑了儿童的天性。

儿童文学当然是在发现儿童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很多创作不是板起面孔来教育儿童，就是把童年当做无忧无虑的天国来歌颂。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解决好成人与儿童在创作上的矛盾。

而薛涛是如此完美地融合了成人思悟与童心天性。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再感觉到成人与儿童是冲突的人生的两极。他们统一在一个“国度”里，共同参与着人类精神的建构。而实际上但凡经典的儿童文学创作都有着这样的特质。成人思悟与童心天性这原本就不是矛盾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曾指

出,成熟的有智慧的圣人的精神状态是与儿童一致的;一个人到达人生智慧和真趣的极致,便是“复归于婴孩”,有一颗纯真、朴素的童心。明代的李贽更是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纯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2]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完善的人是怀有一颗纯真童心的人,失却童心的人不可能使生命臻于完美。臻于完美的生命其实就是成人与儿童相互融合的一种生命,而这种和谐、浑融的状态,其实恰恰是人类追求的“精神家园”。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在薛涛融合了成人思悟与童心天性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人类精神还乡的温暖期盼。

成人与儿童不是冲突的人生两极,薛涛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如何将这样一种“融合”的生命体验完美地呈现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这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做到的。首先这个作家要有洞察世事的能力,并有创作成人作品的经验。其次要葆有一颗童心。有成人文学的创作经验是需要一种冷静的成人思悟,要葆有童心是创作儿童文学的一个基础。而这两点薛涛都具备。薛涛是天生就有一颗“真心”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薛涛的创作经历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由成人文学创作到儿童文学创作的转变。在1992年7月,刚刚走上文坛的薛涛,他的创作不是儿童文学的,而是属于成人文学。他的那篇发表于《当代作家》上的成人文学作品《磨剪子老头儿》或许早已被忘记,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他于1994年以一篇《河澡》成功转型到了儿童文学创作上来。这种成人思悟与童心天性在薛涛的创作中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而这一点与著名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是相似的。安徒生在文学上崭露头角的也不是儿童文学,而是成人诗歌和戏剧,后来才在童话的创作上成绩斐然。这样的经历或许注定会让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一个融合的视阈中展开。

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重返孩子的世界

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安徒生还是薛涛,在他们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儿童与成人的视阈融合,已经不单单是指“成人”与“儿童”了。这里指涉的“成人”并不是绝对的“成人”,而是“成人中有儿童”的“成人”,其所指的“儿童”也不是绝对的“儿童”,而是“儿童中有成人”的“儿童”。正是这样的一种创作才构成了安徒生作品的魅力,直到今天,当我们重读安徒生的作品,无论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皇后》……我们都会感觉到这种经过“成人思悟与童心天性融合”之后的创作,在作品中所散发的永久魅力。薛涛作品也是如此。有人称薛涛为“童话诗人”,而安徒生也曾经被称为“童话诗人”,其实,薛涛的身上有着安徒生的影子。所以,我们对薛涛是满怀期待的。

然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历程而言,薛涛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这样一种介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视阈,曾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尽管,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是如此,但1998年《蓬镇故事碎片》的发表反响尤其强烈。在当年的《儿童文学研究》中,这篇小说被当做一个特例引起广泛的争鸣,成为那个时期儿童文坛上一道灿烂的风景。多年以后,这样的争鸣已经不再。这或多或少也是儿童文学批评界的悲哀吧。对这部作品喝彩者有之,否定者有之。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再回头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它的确是薛涛巧心营造之作,是他不断探求突破努力后的结果。但是,最重要的是奠定了薛涛作品的这种儿童和成人的融合视阈的特色。成为他以后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也是他作品更为接近经典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创作,真正体现了儿童文学在审美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儿童文学原理》对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是这样表述的:它是“成年人与儿童审美领域的交流,它说明儿童文学是由成人与儿童共同编织的生命之梦。交流是双向的,意味着成人与儿童双方的付出与反馈,意味着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意味着成人与儿童双方生命能量的相互激励与补充”。^[3]我注意到,这部理论著作

是在1998年出版的,不知道这种表述是否与当年的争论有关?童年的概念是一个变动性的概念,同样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尽管,我们对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是如此表述的,可是,真正能够坚持这样审美立场的,在儿童文学界,又有几人?

正是因为薛涛能够完美地将成人思悟与童心天性融合在一起,这也就成了薛涛作品期盼人类精神还乡的一个基础。他一直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唤起人们“还乡”的冲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还是喜欢重复一个说法,它是我心目中的儿童文学给读者的感受:洗澡。旅行。做梦。阅读它觉得自己干净了,心地阔达了,对庸常的现实另眼相看了。”^[4]正如他的那篇带有寓言性质的中篇幻想小说《蒲公英收购站》(2005年)所传达的寓意一样。我觉得薛涛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小格,作为现代人,灵魂的迷失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但是,薛涛像小格一样,在灵魂(良心)被“老太太”收走时,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解放整个城市所有被捉走的“灵魂”(良心)。他利用“老太太”的信任,“骗取”了“老太太”的魔法镯子,收了“老太太”的“灵魂”(邪恶之心),并毁掉它,不仅解放了“老太太”,让她“眼中闪过一丝慈爱的光亮”,而且解放了那些原本善良的灵魂,让这些盛开的蒲公英一样的灵魂重新飞回到原来主人那里。于是,城市里恢复了和谐与宁静,不再有暴力,不再有伤害,不再有贪婪……而这样的精神境界不正是人们所追求的“人类精神家园”最自然的表现吗?作品中小格在完成了拯救的角色之后,他是“干净的”、“阔达的”,“格子发觉天晴朗多了,太阳很亮。”而我在想,薛涛是不是也在某个时候,在他期盼着人们精神还乡时也有如此的感觉?那是一定的吧!

二、现实与幻想:没有界限的自由出入

在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中,薛涛是一个难得的能自由地出入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作家。他的创作有倾向现实的一面,也有

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重返孩子的世界

游弋于幻想世界的一面。甚至在他倾向于现实的创作中,我们依然感受到幻想精神在其间的涌动。现实与幻想对薛涛来说似乎是一条没有阻隔的大路,他自由地徜徉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或许这种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应该坚守的文学的立场。他找到了文学创作的密码。我们还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去感受这种“自由”吧。

比较早的总结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的实绩是于1996年12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短篇小说集《白鸟》。这部小说集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薛涛早期儿童小说创作的足迹。尽管,这部儿童小说集被很多人认为是明显带有“成人化”痕迹的作品,但是,它的出版还是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作品中展示出来的“充满理想情怀和诗性精神的写作”态度被普遍认可。这部小说集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但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情怀”、“幻想精神”依然是其明显的标志。在这一类的小说中,薛涛通过死亡、爱情、冒险等主题期盼人类精神还乡的脚步。这里面充满了自我的救赎、温暖的人性、对弱小心灵的抚慰、对崇高精神的建构和对和谐世界的默默关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浸透着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格外看重自己手中的这支笔,这支笔下的文字是写在一张洁净的白纸上,需要作者有‘经典意识’,把写作和出版作为文化积淀的一部分去操持,不做水面上的美丽浮萍,沉入河床的卵石才是恒久的。”^[5]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经典意识,所以,直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解读他的这部小说集的时候,那份从文字流露出来的感动和真诚,依然熠熠生辉。

《空空的红木匣》是这个时期薛涛最有代表性的创作之一。小说的构思是如此的精致,一个小男孩为了还借阿毛的三十元钱,偷偷地卖掉了姥姥视为珍宝的红木匣中的海螺,而这些海螺曾经承载了姥姥小时候一段青梅竹马的感情。这些海螺之所以成为姥姥的珍藏,是因为,这些海螺是一个多年以前同“我”一样大的孩子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而“我”却在姥姥临终前没能让姥姥再看一眼

那些埋藏着动人故事的海螺。因此，“我”不能原谅自己。一个孩子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一种生命的救赎？小说中这样写：“可是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一个空匣子，空荡荡的，但又装满了什么。”于是，在那一刻，我长大了。“我拿起毛掸，一心一意地打扫阁楼里的灰尘，打扫红木匣里的灰尘。”因为“不能让记忆落满灰尘”，这是姥姥经常说的一句话。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但是，那个小男孩对自己精神的拯救却刚刚开始。或许他的一生都会让自己的精神安守自己的家园，不被这个虚无的时代所左右。在他人生的经历中，这或许是一次成长的印记，而这个印记将成就和伴随他的一生。

在同一本小说集中还有《少年和镜子》，这篇小说体现出了温暖的人性。被病痛折磨多日，少人关心的老人，是因为看到了少年“送”来的阳光而面带微笑地离开人世的。在《盐滩响铃铛》中薛涛通过死亡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庚子的爹为了自家的鱼塘而去偷防汛大坝上的沙子，结果因为大坝的功能丧失，无论自己家的鱼塘如何坚固还是无法阻止大浪的袭击。带着赎罪心里的庚子爹想以自己的力量重修大坝，在夜里用一车车原本自己鱼塘里的沙子去填大坝，但不幸的是被当做偷沙贼打死……《稻田童话》通过对稻田的寻找，试图让读者明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城市的发展对自然的侵占和破坏，导致稻田只能成为都市人心中一个久违了的童话。这些作品从不同的层面展开，多方位、立体地表现了薛涛构架中短篇小说的能力。此后，薛涛于2000年1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2007年1月作为“百年经典”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2005年12月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正午的植物园》，2007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家的月光电影院》，2008年1月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蓝飘带》等多部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小说集。

而在这些中短篇小说创作当中，薛涛从1998年的《蓬镇故事

碎片》开始，有了很大的突破，他不再仅仅满足于精心营造那些倾向现实主义的故事，因为，在这样的故事中容纳他的理想情怀和诗性精神还不够自由。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的彼岸——幻想。在无拘无束的幻想的空间里诠释着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精神家园的诗意守望。一些带有幻想小说色彩的创作开始了。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主要有《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打开天窗》《正午的植物园》《蒲公英收购站》等小说堪称为幻想小说方面的代表作。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是一篇略带诡异色彩的幻想小说，讲述了面对“我”的好朋友小琪的离去，“我”是怎样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以至于在蒲公英纷飞的季节，“我”在野外的蒲公英地里与她相遇，并答应在最后一朵蒲公英飞走之前，把她的书包带给她，但是，“我”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这篇小说中那种对友情的珍视，对友人离去的思念，以及文本中幽怨细婉的氛围，撞击着读者的心灵。而《打开天窗》中讲述了一个因惊吓而不能行走的孤独的女孩，如何在幻想的世界中达到和万物沟通的能力，在一个精灵一样的男孩小烟的帮助下，恢复了行走的能力，走出了孤独的情绪。在经历了心灵的漫游之后，终于面对现实，接受了现实。但是，这一切是单单所期待的吗？小说的最后作者无不带有伤感地说：“单单再也没有晒过月亮。站在那些高大的楼群中间，单单经常找不到月亮。”而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其实给人留下了很多思考。如果，“打开天窗”意味着单单走出孤独的自我的话，那么，看不到“月亮”是否预示着单单在心中又再次缺失了什么？薛涛的小说向来都有多义的蕴涵，或许，这多少带点“意味”的结尾更能说明薛涛对人生思考的深度。这些小说中堪称经典的是《正午的植物园》，这篇小说与《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有点相似，仍然是一个带有诡异色彩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所蕴涵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在幻想小说这一文体的开拓上无疑是成功的。故事讲述了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小离和紫音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但是，紫音却在她们经常见面的植